



陈茂荣

阵亡备忘录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I247.5
575

I247.5
754



出头鸟丛书

阵亡备忘录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3

责任编辑 戴美莹
封面设计 石俊生
技术设计 夏顺利
封面画 李秉刚

阵亡备忘录

陈茂荣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125印张 240千字 2插图

1989年4月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00

ISBN 7-221-00844-2/I·149 定价3.30元

目 录

迫在眉睫 (1)

大山之魂 (79)

铜锤花脸和白面书生 (93)

黎明，发起攻击 (107)

庆功宴上那不安的灵魂 (125)

怪 兵 (183)

古树之魂 (201)

达子叔 (219)

血兰之旅 (233)

火 马 (247)

阵亡备忘录 (264)

我的自白

• 1 •

1979年7月，自卫还击战作战结束后不久，我奉命调往新建的贵州独立师。离开老连队那天，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。我背着已褪了色的军被，外面包着老兵传给我我又垫了九年的，已经没有了絮的褥垫。我的身边，是十多个红着眼睛，难舍难分的战友。他们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份沉甸甸的礼物：花色绚丽夺目的脸盆；建水出产的光鲜喜人、汁多粒大、甘甜可口的大红石榴；精美的相册、日记本等等——这是一份份如山一般厚重的，我承受不起的情谊。

上车的时候，战士们紧紧拉住我的手，祝了一遍又一遍的保重，久久不愿放开。我们谁也想不起该说什么，谁也说不出来。

• 1 •

这时我确信，人类的语言是苍白贫乏的。

当我终于登上汽车的踏板，车子缓缓启动，终于扬起灰尘的时候，我的弟弟们全都哽咽着流泪了，好几个人跟车跑着，不断挥动着拿枪的手。

就在那一刹那，泪水拼命地涌出我的眼眶，多少年来，我第一次哭了……

那情景是我一生中绝不会模糊、绝不会忘怀的，是我一生中非常充实，幸福的事情。

就在那时候，我的心蠢动起来，许多年的艰苦奋斗、欢乐与痛苦、幸福与苦难一下全浮上心头。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、一个美好的愿望；一种没有任何困难、任何人可以阻遏的笨劲和一种要烧红半边天宇的激情——为了那份情；为了那个幸福的时刻……

• 2 •

粗犷与纯朴，“傻劲”

与豪气、旷达与人性美；

单调的男性世界与直线加

方块的韵律；艰苦的搏战

与悲壮的献身，这是军人

和军队生活的实质。我的天职就是表现这艰难、沉重和献身的壮美。回避这一切就是虚伪。

在这里，我不能不提出一些与社会既成印象相悖的、被弄得浑糊不清的事实。或者说澄清某些对于军人的误解。

1985年，我从电视上看到有关单位组织的前线英模报告团作英雄事迹报告。当时我既伤心，又有些悲愤——以马克思的名义；以神圣的战士的名义起誓——我看到的，已很难说是我亲爱的战友们的形象了。尽管报告人大多是前线的英模。我从这些战友身上很难找见战友那种拙言涩色的纯朴；一块猫耳洞里的泥迹；一片硬结了的紫黑色的血块。我只看见他们不得已将自己壮美的本来面貌掩起，成为被艺术家恣意捏合雕琢的形象，或是被精心地导演出来的演员。那些话剧似的慷慨演说，只能使泥里、水里、血里浸泡着的战士们看了难过。

同样地，我在以后见到了，也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“理解”军人的言辞和议论。这些言辞和议论使人忧虑，尽管它罗列了许多“理解”的事例和华美的理论来证明这种“理解”是多么的重要与必要。但是，它颠倒了事物的本末，有意无意地岔开了问题的实质，仍然曲解了战士的心灵和战士的形象。

“我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（当万元户或继承遗产），当兵保国——请您理解我！”

难道这就是所需要“理解”的和需要“被理解”的实质吗？

难道我们广大的人民居然对为保家卫国而从戎献身的人们都“不理解”了吗？

难道我们的人民子弟兵，以青春热血去奉献于国家社稷都不为人“理解”而要大声吁请人们“理解”吗？

难道一位共和国的公民神圣的职责和义务，人民都不“理

解”了吗？

那末，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旅？又是一国什么样的人民呢？

又有哪一国的军旅和人民是如此呢？

以神圣的战士的名义起誓：每当我回忆起战斗的那些时日，眼前浮现起战友的面容和伤员血淋淋的伤躯时，我就感到那些关于“理解”的议论与理论的虚浮与混乱，矫揉造作之态，令人心里难受。

记得战前那个雾濛濛的黄昏，一位战友默默地打点好后运物品，写好“生死牌”，便沉默不语地愣坐着。我跟他拉起家常，问他想些什么。他忽然爽直地说：“排长，没什么更多想的，为国家，我豁出去了。就是请求组织上一旦我战死后，一定把我的尸体抢回来呵！我母亲到时不晓得我的下落，会难受成啥样哩……”

我问他还有什么要留下的话，他眼红了，想了很久，似乎在斟酌下面的话该不该说。最后终于沉甸甸地说：“没啥了……如果上火线之前能回趟家，最后看一眼家乡就死也安心了。”

家乡、亲人、母亲——我以为这就是真正的、伟大的、深沉的、崇高的爱国主义。一个不热爱家乡、亲人的人，怎么能说热爱他的祖国与养育了他的人民呢？

倒是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确实需要理解。

在一些恰恰是最需要理解的问题上，“理解”的理论和议论却并没有很好地去“理解”。

基于此，我写了《古树之魂》和《血兰之旅》。前者所感于叫人眼花缭乱的；华而不实的；形式主义的；肤泛浅薄的大学生讲演潮。写了血火里三个士兵不同层次的精神追求，以实而沉的人的现实生活与之作出对比。

而后者，触及到社会的道德趋向问题：抢座位的年轻人、目睹需要扶助的老人、残人、孩子但却无动于衷，心安理得的红男绿女；不顾乘客安危的司机和一个捧着烈士鲜血滋沃的兰草的士兵——我在这篇文字中不能掩饰，也无法掩饰地渲泄了他的愤怒：难道竟是这样的吗？难道流血牺牲所保卫的社会的文明竟是这样的吗？随着党风不正而带来的普遍社会道德文明竟沦落至此吗？这对战场上那些渴盼着人情温暖、人性良知和善良、正义、同情心的征人们的心灵是多大的打击呵！

• 3 •

我在几年很苦，然而收获很微少的耕耘中写下的几篇作品，与其称之为“文艺”，毋宁说是一种激情压迫之下的呐喊。

在这本很粗糙的，不成熟的集子即将出版的时候，我对那些热忱地教诲着我、搀扶着我踏上写作之途的前辈们、朋友们、同志们深怀感激之情。但我诚惶诚恐，缄口不敢言及“文学”、“创作”几字。与其谬种流传，误人倒胃，莫若袒露自己的老底，活得实在、坦然一些。

本欲请哪位老师为拙作写几句话，重点放在批评（否定的批评）上。但是思来想去，唯觉汗颜而已。回头再读读这些文字，实在觉得丑媳妇难见公婆。

至于大师之名，名人之言，是从不引，也不敢引的。因为实在并未多读并真正领会得他们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宏文的妙义。

我只觉得自己穷，一无所有，就和父亲当年只背只部队的小行军床到了贵州那样。但我渴望着有一天，能够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富有者。

陆陆续续，我购积了几百册书，我喜欢它们，但我并没有占有它们，实际的渴求和附庸风雅的虚荣心兼而有之。

• 4 •

真诚的几位朋友读过了拙作的一部分作品。有些坦率的，便诚挚而中肯地说：“噢，茂荣，不太好，没写好！”

我为朋友的真诚恳切而感动。从此便在这真诚的激励下正视我自己，定要做个诚实的人。

迄今为止，除了编辑同志外，很耐心地读了这些拙作的人，大约只有两个：一个是我那苦作了一辈子，而今瘫痪在家的父亲；一个是我真诚的朋友乙君。老人家希望我做个有用的、“做事规规矩矩”的人；我的朋友则因为太善良，总是以善良的心来给人以火、以鞭、以慰藉。

如是，便也有了些慰藉。我愿以一颗赤子之心继续我的呐喊。

搁笔之时，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了。愿春风教会我做人和为文的德行。

陈 茂 荣

一九八八年四月于贵阳

迫 在 眉 睫

一九七九年第一天，正是家家户户忙着杀猪温酒，准备开怀畅饮，预祝来年昌吉的时候，大西南这昔日宁静的边界上，却突然聚起浓密的战云，悲风怒号，剑拔弩张。向南，武元甲将军的军队的铁蹄，正肆无忌惮地践踏着古老高棉的国土，进逼金边。向北，“印度支那联邦”未来的“盟主”将成千上万被剥夺罄尽的越籍中国人赶下大海、驱过边境。152 火炮的炮弹砸落在麻栗坡、金平的庄稼地里……

连日来，在这通往边界的简易公路上，马达日夜轰鸣，昼夜不停地驰过满载着士兵、给养、弹药和装备的车辆……

战争已经迫在眉睫。

一团参谋长郝天佑，陪同军里来的金副军长、本团副团长庄梦山在这空谷盆地里检视了部队。

在副军长到达之前，团里紧张紧张忙活了整整三天，打扫卫

生、训练队列、受阅预演、张贴标语。庄梦山与作训股长下了好大的功夫，终于把一应事宜理顺了。

此刻，这坪子高低不同的层次上肃立着四个密密匝匝，庞大的方队。枪刺挑着雾霭，炮口直冲天宇，炮弹、火箭背具、炮板和行军锅背在战士身上；骡马喷着响鼻，引颈长嘶，不安地用蹄子刨击地面，笨重的鞍驮不时互相碰撞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……

几位首长威严地立在突起的小山包上。副团长庄梦山向部队发布着训令。

金副军长头发有些花白，目光慈蔼，行止不徐不疾，有着一一种稳重而潇洒的将军风度。部队的情况令他满意，他的脸上微微绽开几许赞赏的笑纹。

但是郝天佑，这位新近上任的参谋长却有些沉默。他站在副军长稍后的地方，瘦、高而宽的身子像一扇门板。肩头宽阔，喉节突起，长方脸有棱有角，眼睛细长，光亮而深邃，时时流露出疑问。这是个令一团许多人摸不透的人物。他来到团里半个月，很少在会上露面讲话。只是在连队、训练场上不声不响闷头转。脸儿黑着，难以见他“放晴过”，模样有些凶狠。一个客观的、并无褒贬之意的绰号已在下面悄悄传开了——“铁块儿”。

金副军长朝他缓缓转过脸来，不无深意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郝天佑？还可以吧？”

郝天佑笑了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但这笑，只在他宽大的下巴上一晃而过，即刻消失了。

他沉思着，凝视着遥远的铅灰色的天际，绵延起伏的群山在苍白的雾岚中显现出一些灰黛色的跳动着的轮廓。他的眉梢，忽地挑起些忧郁。

“是。”他说，“士气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本钱了。”

副军长颇感惊异。这话，似乎有些意思在里面。想一想，他笑笑，朝队伍微微眯起眼睛。

不错，郝天佑听见了，一千多名士兵从胸膛深处迸发出的呼号，如沉雷一般滚过高挺的云杉，震得稀疏的灌木丛和潮湿的荒草瑟瑟发抖。他好久没听到过这种呼号了，深重的、雄浑的、高亢的，仿佛挟着雷电，他的心都颤抖了。但是，表面上，他毫无所动。

他听到庄梦山叫他，方才意识到训令完毕，是要叫他讲几句。他轻轻摆摆手，“没什么了。”

队伍在口令声中分别跑步带开了。

几位首长步向公路上等待副军长的小车。

“不错。”金副军长高兴地说。“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吗？”

沉稳而大度的庄梦山朗声道：“只是想军首长能多待两天，多给我们作些指示。这次接待，太麻烦了，我们心里过意不去。”

“不说这些了。郝天佑，你呢？”金副军长问。

郝天佑突然开玩笑似地说：“我们的训练中断三天了。”

金副军长微微一怔。庄梦山也一下窘住了。所有的人都怔怔的。

好高的山哪！苍苍莽莽的。白生生的雾凝结了似的，窝在山谷里。好热！衣襟拉开了，帽儿向后掀了，汗水从衣里浸出来，

顺着脊沟朝下淌。

边界上这支部队正分别行进在陡峭曲折的山路上。马驮着沉重的炮件，线拐，人箍着沉沉的弹袋，背着六七十斤战斗装具。

孟申把军帽反手胡乱塞进背囊。长长的头发经汗水一泡，再一抓，乱得象只鸦巢。他把冲锋枪倒扛在肩上，一手抓住枪管，一手拽着前边机炮连一匹驮马短短的粗尾巴。

这样走倒惬意，只不过那匹马早就躁动不安了。背上驮了几百斤，你又拽它尾巴，它还好活吗？它不耐烦地朝后一炮腿，孟申“唉哟”一声，便捂住小肚子蹲下啦。

小半天，他气急败坏跳起来，撵上那驮马，咬牙切齿，抡起枪托，狠狠给了那马几下子。还不解气！孟大爷可是好踢的么？待要弯身去拣石头，被小路边上站着的人冷丁喝住了。

“还没打够？谁叫你拉它尾巴呢？”

“少你妈管闲事，它踢着老子的卵子啦！”

孟申怒气冲冲抬起头来，愣住了。眼前，“铁块儿”正盯住他，一对细长的眼睛忽闪着叫人心颤的冷气。

“瞧！他在那儿站得稳稳当当的。瞧什么呢？”

孟申班里一个战士不无揶揄地问。

“瞧什么？！瞧西洋镜。”孟申气呼呼地说。

“他来了这么久，就是这样东看西看，马着块黑锅脸。”

前进了好一阵，这队人马回头看去，郝天佑还站在那儿看着。他的旁边，站着作训股长黄健中，那位把电话记录簿子划满了“甩千分”记录的扑克大王。

孟申耸耸鼻子，追上前边的代理排长郑朋。这是一个身材魁梧，体形健美，神情忧郁，目光锐利，显得倔强而傲岸不驯的老兵。孟申跟在他身后，说：“老郑，听说这老家伙来历不凡呢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郑朋将肩上的枪使劲耸耸，冷漠地道：“不晓得。”

孟申又道：“听说这老家伙挺惜才，这下你可出头了。”

八连连长张本忠从后面赶上来，低声喝斥道：“孟申！你那张烂嘴！什么老家伙？你给我注意些。”

孟申嬉皮笑脸说：“连长，听说这位参谋长敢打战士耳光？又还说他把师里一个副政委骂得狗血淋头？”

张本忠狠狠瞪他一眼。旁边的代排长郑朋突然粗暴地喝道：“孟申，你少他妈胡传这些小道新闻。”

这队战士嚓嚓地走远了。

后边，参谋长郝天佑和作训股长还站在那公路和小路的岔口上。

对郝天佑其人，确实有着不少议论，褒贬不一，毁誉参半。打战士耳光之事，在战士中引起了极强烈的反响，然而毕竟是传说。不过在这支尚待整编的临战部队的上层，倒是

普遍有种较为一致的看法，认为此人权欲强烈，对什么都不满，都要挑剔，淡于交际。表征方面，喜怒形于色，说话办事，直言不讳……

此刻，作训股长黄健中早不耐烦了，郝天佑送别副军长后，把他叫到这路边站着，不知要干什么。这位新官上任半月，已经黑着脸块儿批评了他好几次了。最叫人恼火的是今天，一个区区团参谋长，居然话里藏锋，说什么“中断训练”，实则是对副军长下开了逐客令。

黄健中本来心头惬意，上下奔跑了三天，把副军长到来时的一应接待工作弄妥贴了，又多次把部队拉到这里摆阵，演练受阅，搞出了这么大，这么好的影响，不料非但没赢得这位参谋长半分好感，他那冷冷的脸块上，还明摆着一副不满的神气。

“黄股长，在这种地形上负重行军，每小时能走多远？”郝天佑终于开口了。

黄健中不悦地想了想，道：“约摸五个公里吧。”

“你背上战斗行装走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为什么不走走？记得我叫你们亲自试试，提出几种速度方面的数据。”

黄健中辩白道：“参谋长你也看见了，这一段接待上级来人，气都喘不过来，怎么去得成呢？”

郝天佑又说：“在这种地形上作战，单兵负荷六、七十，怎么走？关于减重的事，你们拿出设想来了吗？记得我在20